

畫裡話外

張元

在畫界常說一個詞“悟性”或“開悟”，這似乎成為美院學生是否學有所成的一個無形標準或是個包涵諸多問題的根本。深究這個概念又與“禪宗”佛學連在了一起，可禪宗的棒喝開悟是要證悟的，不是你說自己開悟了就開悟了的。當你站在瞿倩梅的作品面前會聯想到這個詞——“開悟”，接著又聯想到其他，畫裡話外什麼的，或許這是我職業生涯的一種反映吧？

“天才+勤奮”是取得正果的必需條件。兩年前倩梅從巴黎回來，經美院的幾個教授介紹到我的工作室，我瞭解到她基本上沒有什麼專業學習的經歷，但也許是我的巴黎情結所致，也許是她畫面中某種不確定元素價值的吸引，也許兩者兼而有之，促使我酷似一個賭徒下注破格錄取了她。以後她便著迷、認真地做著教學中每一個專題研究……研修班裡有國內不同美院畢業的本科生、研究生，還有專業幹部和專業教師、職業畫家等。瞿倩梅的專業實力在學習抽象課題實踐上表現得極為出色。從始至終她是班裡最努力的學生，她的勤奮、刻苦、執著感染著其他同窗。

我始終認為繪畫天才絕不是一種模式的呈現，何況畫裡太多比才氣更重要的東西，那都是後天努力而來的結果，當然前提是必須有才。畫畫其實最重要的不是畫畫“到位”，而是畫在“道中”！藝術追求全在路途中，走在道中才是重要的，藝術應該是生命的呈現而不是終結。畫中最重要的應該有無限強大的生命力，有無限延續的張力和延綿不斷的氣息，有一個獨立存在的場域。

瞿倩梅的抽象畫裡有種躍躍欲試、激動不已的情緒，那種既真切具體又出其不意的有感而發，完成著不在場的在場。這與她的獨特經歷，她的苦難，她的鍥而不捨的個性相關聯。她與眼前客觀的決裂必然催生出物質語言的瘋長。這類純粹化來自對一種物質的沉思，來自對混合的渴望。“它並不仰仗理解的邏輯，亦不依靠感覺；它是一種飄移，一種生成，斷而複續，續而複斷的蹤跡，作為激情而存在著。它偏嗜的材料便是文化，文化便是一切。此刻藝術開始出現。色彩也是如此。藝術色彩不再與自然色彩相符了，色彩便開始產生……一種作為整體之悅的純粹面隨時要將欣快、滿足、適意與搖撼、恍惚、迷失區分開來。它呼出細節，換來微末幽隱的幻象。”（引自羅蘭·巴特《文之悅》）從物質團塊中釋放精神，以材料詮釋生命。

她在如此短暫的學習後抵達這般境地。這不是循規蹈矩，也不是按圖索驥，是一個人人在危機中的品行，是一種“覺悟”，是在最熟悉中挖掘出陌生。這種物質語言主體性的轉換意識的建立難道不是時代的呼喚嗎？藝術沒有“是與非”，只有內涵的交替變更，強度和素養的潮起潮落，生機勃勃，大器晚成。

2011年4月於中央美術學院